

## 日本義犬傳說與近世武士道

吳 偉 明<sup>\*</sup>

### 摘要

中日兩國的隨筆、小說及民間傳說均流傳大量義犬的感人故事。中日義犬文化反映兩地價值觀的不同。義犬成為理想價值觀的體現者。義犬在中國是儒家君子及忠臣的投射，在日本則成為武士的榜樣。日本武士強調對主公的絕對忠誠，為主公而死是一種光榮及義務。這種價值取向影響日本的義犬觀，為主人而死成為日本義犬的常態，反映日本武士道的死亡哲學。德川（江戶或近世，1603-1868）是日本義犬傳說的高峰期，出現不同的義犬為主人犧牲的故事及遺跡。為主人而死的義犬在各地的神社或佛寺被供奉，牠們的故事經地方史料、隨筆、小說、浮世繪而被廣泛流傳。近世義犬傳說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義犬殉死傳說的興起，因它反映武士道在近世已逐漸成為日本武士的核心價值。本研究以日本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日本義犬傳說的思想史意義，重點在從義犬殉死傳說引證近世武士道思想的興起。

關鍵詞：義犬、武士道、殉死、忠誠、德川日本

---

\* 作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



# Loyal Dogs and *Bushidō* in Early Modern Japan

Wai-ming Ng<sup>\*</sup>

## Abstract

Essays, novels and folklores in China and Japan contain many touching stories about loyal dogs. While becoming an ethical embodiment, loyal dogs show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loyalty in these two nations. They stand for gentlemen and loyal ministers in China, whereas they serve as a model for samurai in Japan. *Bushidō* 武士道 (samurai ethics) stressed absolute loyalty to their lords and dying for their lords was regarded an honor and responsibility. This moral preference can be found in the stories of loyal dogs. Like samurai, loyal dogs in Japan were willing to die for their masters and follow their masters into death. Tales of loyal dogs reached the peak of their popularity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Edo or early modern, 1603-1868). Many stories and reliques appeared and loyal dogs who died for their masters were buried and worshipped in Shinto shrines or Buddhist temples. Their stories were widely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ulated through local history records, essays, novels and *ukiyo-e* 浮世繪 paintings. Stories about loyal dogs that committed suicide to follow their master into death (*junshi* 賦死) deserve special academic attention, as they demonstrate that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in *bushidō* became influential in Tokugawa Japan.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llec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tales of the loyal do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e of *bushidō* in Tokugawa Japan.

Keywords: royal dogs, *bushidō*, *junshi*, loyalty, Tokugawa Japan

# 日本義犬傳說與近世武士道

吳 偉 明

## 一、前言

人們自古會將狗與忠誠兩者聯繫起來，以狗為對人類忠誠的動物。法國軍事家拿破崙·波拿帕特（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曾表示：「貓的忠誠對象是家，狗的忠誠對象是主人。」<sup>1</sup>他曾看見有狗隻守護已戰死的奧地利主人，表示「各位紳士，狗在那裏給人類上了一堂人性課。」（There, Gentlemen, that dog teaches us a lesson of humanity.）<sup>2</sup>英國畫家埃德莫·藍道西爾（Sir Edwin Henry Landseer，1802-1873）的名作《依戀》（Attachment，1829）描繪一隻守護因攀山而意外身亡主人的小狗，顯示狗比人更忠心於主人。<sup>3</sup>

---

<sup>1</sup> Michael S. Josephson, *Preserving the Public Trust: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ublic Service Ethics* (Bloomington: Unlimited Publishing LLC, 2005), 24-25.

<sup>2</sup> Deborah Kennedy, “Englishwomen and Napoleon Bonaparte,” in *Women Against Napoleon: Historical and Fictional Responses to His Rise and Legacy*, eds. Waltraud Maierhofer, Gertrud M. Roesch, and Caroline Bland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007), 41.

<sup>3</sup> Frederick G. Stephens,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880), 27-29; William Farina, *Man Writes Dog: Canine Themes in Literature, Law and Folklore* (Jefferson: McFarland, 2014), 110-111.

中日兩地的傳統價值觀皆十分重視對主人的忠誠，人們對忠於主人，做出感人逸事的狗隻稱譽為「義犬」。<sup>4</sup> 中日歷代的隨筆、小說及民間傳說均有記載大量義犬的故事。義犬成為理想價值觀的體現者，其代表的道德理念比其故事的歷史真實性更為重要。忠是義犬代表的最重要道德價值。<sup>5</sup> 義犬在中國是儒家君子及忠臣的投射，在日本則成為武士的榜樣。義犬在中國的呈現形式多樣化，代表不同儒家價值的體現；義犬在日本的呈現形式則相對單一，大多是為主人犧牲性命，反映日本武士道的死亡哲學。

義犬的故事在日本近世（德川或江戶，1603-1868）被用來發揚武士道精神，牠們為主人殉死或犧牲的事蹟被日人歌頌。<sup>6</sup> 死亡一直是日本義犬故事中最常見的元素，內容十分悲壯、感人。跟中國不同，義犬在日本若不為主人犧牲性命，似乎不足以打動人心。近世

<sup>4</sup> 自古中日文獻均有使用「義犬」一詞。《康熙字典》引用洪邁《容齋隨筆》謂：「禽畜之賢者，則有義犬、義鳥、義鷹、義鵲。」見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59。日本儒者松崎慊堂（1771-1844）亦曾引用此段文字。「忠犬」一詞在近代以前很少被使用。在明治後期「忠犬」一詞始被日人廣泛使用，這大概跟當時天皇制意識形態的興起有關。1888年遠山積之輔（?-?）在《山野の花誌：滑稽奇談》使用「忠犬」；1893年小學五年級教科書《少國民·第5年(2)》有〈忠犬〉的故事。分見遠山積之輔：《山野の花誌：滑稽奇談》（東京：朋來館，1888年），頁38；鳴臯書院編：《少國民·第5年(2)》（東京：鳴臯書院，1893年），頁49-56。

<sup>5</sup> John Kleinig, *On Loyalty and Loyalities: The Contours of a Problematic Virt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27.

<sup>6</sup> Shizuko O. Koster 用“samurai dog”來形容1930年代的秋田犬八公。參 Shizuko O. Koster, *Hachi-Ko, The Samurai Dog* (Baltimore: PublishAmerica, 2007). 武士道史學家永吉二郎以義犬為日本武士的模範。參永吉二郎：《日本武士道史》（東京：中文館書店，1932年），頁175-176。近世日本人將忠於主人，甘於吃苦的武士稱為「犬武士」或「犬士」。瀧澤馬琴（1767-1848）在《南總里見八犬傳》中的「八犬」就是八犬士之意。參瀧澤馬琴：《南總里見八犬傳》第10卷（東京：岩波書店，1937年），頁197。

是日本義犬傳說的高峰期，出現不同的義犬為主人犧牲的故事及遺跡。為主人而死的義犬在各地的神社或佛寺被供奉，牠們的故事經地方史料、隨筆、小說、浮世繪而被廣泛流傳。從遍布日本各地的犬塚、犬鳴山及犬祠可見證義犬故事的流行。近世義犬傳說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義犬殉死傳說的興起，因它反映武士道在近世已逐漸成為武士的核心價值，殉死這種忠義的極端表現反映近世武士道思想的特徵及其對死亡的悲壯、浪漫情懷。本研究以日本原始文獻為基礎，探討日本義犬傳說的思想史意義，重點在從義犬殉死傳說引證近世武士道思想的興起。

## 二、中國義犬傳說的形態

中國歷代文獻一直流傳大量的義犬傳說。中國小說及民間傳說中的義犬故事相對正面，牠們為主人提供幫助及帶來好運，其表達的形式多元，例如有拯救主人、為主人報仇、為主人鳴冤、向主人報恩、幫助主人等故事。跟日本不同，中國沒有義犬殉死的故事。儒家倫理並沒有提倡殉死，所以義犬殉死故事在中國沒有市場。<sup>7</sup>中國人沒有將義犬神格化，在近代以前，他們雖有建犬塚（中國一般叫義犬墳或義犬崗），但沒有像日本人般為義犬立像、立碑及在寺廟加以祭祀。中國義犬傳說可分為以下四大形態：

第一類是義犬救主。以數量而言，這類故事最多，其重點是義犬的智慧及忠誠，而非捨生取義。中式義犬救主傳說中的義犬多不用犧牲性命，跟日式義犬捨身救主故事形成強烈對照。

<sup>7</sup> 學者常用的例子是《論語·憲問》中，孔子對沒有為公子糾殉死、轉投公子糾政敵公子小白（後來的齊桓公）的管仲不但沒有批評，反而加以歌頌。參黃俊傑：《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401-404。孔子對古代殉葬文化似感厭惡。他不但反對使用活人殉葬，運用木偶亦加以批評。參陳德述：《儒學文化新論》（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頁33。

干寶(286-336)的《搜神記》有〈義犬塚〉及〈華隆家犬〉兩則義犬救主的故事。〈義犬塚〉雖有涉及義犬護主而死，但這個主題在中國並不多見。它記三國時期吳國襄陽人李信純喝醉後在草地上入睡。不久草叢起火，其犬黑龍跑到河裡將身體弄濕，然後上岸在主人身旁的草地打滾。主人最終獲救，黑龍卻因過累而死。當地太守得知此事，為黑龍建義犬墓，嘆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sup>8</sup>清朝小說家李汝珍(1763-1830)在其長篇小說《鏡花緣》中稱「犬有濕草之仁」。<sup>9</sup>〈華隆家犬〉記晉朝吳地人華隆在河邊被一大蛇緊緊纏繞至昏迷，其愛犬的尾將蛇咬死後，在路上邊跑邊叫，引人前來拯救華隆。華隆獲救兩天後始甦醒，期間憂慮主人安危的的尾一直沒有進食。<sup>10</sup>像〈華隆家犬〉般的皆大歡喜結局，在中國義犬故事中頗常見。日本的義犬故事則較悲情，義犬多要犧牲性命。

陶淵明(365-427)的《搜神後記》中有〈楊生之狗〉，部分情節改編自《搜神記》的〈義犬塚〉，但結局有所改動。它記載晉朝廣陵人楊生喝醉後在草地上睡著，草地忽然起火。其愛犬無法喚醒他，便跳到水裡弄濕自己，然後灑水在主人所臥身邊的草地上。最終楊生獲救，犬亦平安無事。<sup>11</sup>義犬後來再一次用智慧拯救不小心掉落井中的楊生。牠一直在井旁嚎叫，令過路人發現主人。過路人向楊生提出以獲得此犬作為拯救的條件，楊生感念愛犬曾救他一命

<sup>8</sup> 干寶著，黃濂明譯：《搜神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卷20〈義犬塚〉，頁542。

<sup>9</sup> 李汝珍：《鏡花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回〈遇強梁義女懷德 遭大厄靈魚報恩〉，頁145。

<sup>10</sup> 干寶著，黃濂明譯：《搜神記全譯》，卷20〈華隆家犬〉，頁543。

<sup>11</sup> 陶潛：《搜神後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9〈楊生之狗〉，頁106-108。《搜神記》的〈義犬塚〉亦啟發了清太祖努爾哈赤（1559-1626）在少年時被其犬用相同方法拯救的傳說。參李治亭：《愛新覺羅家族全書》第5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435-436。

而拒絕，然而犬向楊生示意，楊生知道愛犬想救他的心意最終無奈答應。這聰明狗在被牽走五天後便自行逃回楊生的家。此外，《搜神後記》有〈張然〉一文，記義犬報恩救主的故事。晉朝會稽縣民張然的妻子跟僕人通姦。僕人拿刀及弓箭想殺害張然，張然對其犬烏龍說：「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烏龍聽後攻擊僕人，僕人跌倒失刀，張然遂拾刀殺掉僕人。<sup>12</sup>〈張然〉啟發了中世日本禪僧虎關師鍊（1278-1346）在《元亨釋書》（1322）中有關播州犬寺的記載。<sup>13</sup>

唐朝薛用弱（?-?）的《集異記》有義犬拯救柳超的故事。唐中宗時諫議大夫柳超被貶，隨從只有兩僕一狗。兩僕人欲謀害柳超，義犬遂咬死他們，拯救了主人。柳超數日後獲詔還京復職。<sup>14</sup>

第二類是替主人復仇、鳴冤的義犬。薛用弱在其《集異記》記唐代河東副將范翊被另一副將陳福中傷，遭主帥停職。范翊愛犬前往陳福家，趁陳福睡覺時咬斷其首，並將斷首叼回給范翊。范翊大驚，即向主帥請罪。主帥查明後將其復職，而其犬並沒有被罰。<sup>15</sup>唐朝作家竇維鑒（?-?）在其《廣古今五行記》記義犬為主人鳴冤的故事。東

<sup>12</sup> 陶潛：《搜神後記》，卷9〈張然〉，頁106-107。此故事被李昉（925-996）收於《太平廣記》。《太平廣記》所收集有關犬的怪異故事共36個。參 Samantha Amber Meade, “Uncovering Editorial Voices: An Analysis of the Dog Stories in the *Taiping Guangji*,” (master’s thesis in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4), 67-75.

<sup>13</sup> 《元亨釋書》記在大化年間（645-650）播州（作者按：播磨國的別稱，今兵庫縣南部）有一長者之妻與僕人通姦。僕人欲誘殺長者，幸得兩匹愛犬相助而獲救。狗主在法樂寺（後俗稱犬寺）建義犬墓及白犬石塔與黑犬石塔。參虎關師鍊：《元亨釋書》，收於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續神道大系·元亨釋書和解》（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2002年），頁19。

<sup>14</sup> 薛用弱：《集異記》，收於李昉著，高光譯：《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第5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437〈柳超〉，頁638-639。

<sup>15</sup> 薛用弱：《集異記》，收於李昉著，高光譯：《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第5冊，卷437〈柳超〉，頁638-639。

晉崔仲文及石和二人均是地方官。仲文養有一犬，和亦甚為喜愛，曾提出以一奴僕交換而被拒。和竟殺害仲文而奪取其犬，犬反抗並一直伴主人屍旁。後來官兵出來打獵，發現犬守著屍體不走，而且認出其主人。石和假裝沒事走在路上，犬咬其衣服並不停吠叫。和遂被懷疑是兇手，經拷問後和最終被正法。<sup>16</sup> 此外，南宋洪邁（1123-1202）在《夷堅志·李大夫庵犬》中記一義犬替僧人法鳩鳴冤的故事。宋朝無錫李大夫家墳庵的住持僧人法鳩在晚上被借宿的匪徒殺害。僧人的愛犬一直跟蹤逃逸的兇手，見有兩村民經過便伏地悲鳴。村民認得此犬，覺得奇怪，於是抓住匪徒，折回後發現凶案，最終匪徒遭伏法。文末稱此事的性質是「義犬報恩復讐」。<sup>17</sup>

第三類是義犬報恩。《夷堅志·楊一公犬》記宋朝江西人楊一公在鄱陽城郊買了一狗守家。此狗每次出外，必帶獵物回家。若家中有來客，楊一公便放狗到山上狩獵食物，如此維持了五、六年。楊一公感覺牠是來報答前世恩情。<sup>18</sup> 蒲松齡（1640-1715）在《聊齋志異·義犬》（1680）記一義犬向救命恩人報恩的故事。一個姓賈的商人在蕪湖經商賺了大錢，在登船歸航前買了一隻本要被殺的狗，帶牠一起上船。豈料船家謀財害命，把商人捆住扔落河。義狗跳入水中，用嘴咬住包著商人的氈子，一起飄流至淺灘。牠飛奔呼人來拯救商人。商人獲救後，狗卻不知所終，只好一個人回到蕪湖。一天狗忽然回來，並帶領商人登上一船，突然咬住船上一人小腿不放，商人發現此人正是之前謀財害命的船家。結果船家被捕，商人尋回失去財物。蒲松齡感慨道：「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sup>19</sup>

<sup>16</sup> 賽維鑑：《廣古今五行記》，收於李昉著，高光譯：《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第5冊，卷437〈崔仲文〉，頁635。

<sup>17</sup> 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4〈李大夫庵犬〉，頁8。

<sup>18</sup> 洪邁：《夷堅志》，卷4〈楊一公犬〉，頁8。

<sup>19</sup> 蒲松齡：《聊齋志異·二十四卷抄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卷5〈義犬〉，頁595。

第四類是幫助主人的義犬。《晉書·陸機傳》的〈黃耳傳書〉記載義犬為主人送信的故事。西晉文人陸機（261-303）在洛陽擔心家人，命其愛犬黃耳將書信送回松江老家，黃耳翻山越嶺千里奔波成功送達，隨後更帶回家人的回信。黃耳自此成為信差，牠去世後，陸機在松江建「黃耳冢」。<sup>20</sup>《聊齋志異·義犬》記黑犬一路尾隨上路的主人，主人用盡方法驅趕，黑犬仍多次追上，阻止主人前行。後來主人發現掉失了半袋白銀，才察覺黑犬一直想提醒他。他回程尋找白銀，發現黑犬已死在草叢，旁有白銀。主人被其感動將牠埋葬，人們稱之為「義犬塚」。<sup>21</sup>

以上四大形態的中國義犬雜談均是有關義犬與主人的關係，反映義犬的忠誠、機智及勇敢。除其中兩個故事有義犬身故外，其餘義犬均得善終。中式義犬故事溫馨動人，但並不悲壯。民間文學專家祁連休指出：「中國的義犬故事強調主人與犬隻的互相關懷與幫助，義犬的形象為富有靈性、可愛、善解人意、機敏及忠心。」<sup>22</sup>義犬在中國沒有為主人犧牲性命的要求，亦沒有出現為主人殉死的故事，這點跟日本明顯不同，反映中日兩地存在不同的道德價值取向。

### 三、近世以前日本的義犬傳說

日本義犬傳說甚多，旅行寫真家青柳健二在其著作中介紹45個相關的傳說及過百義犬像。<sup>23</sup>跟中國的情況不同，日本的義犬故事十分悲情，牠們要為主人犧牲性命才能成為義犬，其中不少是在

<sup>20</sup>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54〈陸機傳〉，頁1481。

<sup>21</sup> 蒲松齡：《聊齋志異·二十四卷抄本》，卷5〈義犬〉，頁595。

<sup>22</sup> 祁連休：《中國民間故事史：先秦至隋唐五代篇》（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頁157-160。

<sup>23</sup> 參青柳健二：《全國の犬像をめぐる：忠犬物語45話》（東京：青弓社，2017年）；青柳健二：《犬像をたずね歩く》（東京：青弓社，2018年）。

主人死後殉死。人們為義犬立像立碑，被人供奉在神社或佛寺，義犬成為忠義的象徵及武士道的典範。<sup>24</sup> 日本歷代所建的犬塚甚多，幾乎遍及全國各地。<sup>25</sup> 日本近世以降姓氏中有「犬塚」，大概來自村中居住在犬塚附近的人。<sup>26</sup> 多地均有以「犬塚」、「犬塚山」、「犬塚峠」、「犬塚村」、「犬塚町」、「犬塚川」、「犬塚池」為名。

為主人而死是日本義犬的要求及特色。祭祀義犬之風很早已出現。早在4、5世紀大和朝廷已出現祭祀義犬的犬塚神社。根據奈良初期編成的《播磨國風土記》(715)，應神天皇(相傳200-310)在播磨國(今兵庫縣)託賀郡狩獵野鹿時遭大野豬襲擊，其獵犬真白(マナシロ、麻奈志漏)為保護天皇墮崖而亡。天皇為義犬造墓，村民加以拜祭，此犬墓在4、5世紀發展成村社犬塚神社，後改稱犬次神社，真白成為「犬次大神」。<sup>27</sup> 近世村民在社內建「犬次碑」，稱真白為「犬次大明神」。國學家平田篤胤(1776-1843)在著作中

<sup>24</sup> 民俗學家高木敏雄(1876-1922)將日本義犬傳說分英雄譚、教訓譚及譬喻譚三大類。殉死犬屬於第三類，象徵武士的德行。參高木敏雄著，大林太良編：《增訂日本神話伝説の研究(東洋文庫253)》第2卷(東京：平凡社，1973年)，頁175-176。

<sup>25</sup> 小佐佐學：〈日本愛犬史：ヒューマン・アニマル・ボンドの視点から〉，《日本獸醫師會雜誌》第66號(2013年1月)，頁11。

<sup>26</sup> 「犬塚」的姓氏出現較遲。室町時期筑後宇都宮氏族的一支建城於三瀬郡犬塚鄉，改名犬塚。犬塚氏在近世的記載有所增加。在《寛永諸家系圖傳》(1643)中，幕府的普請奉行是犬塚平右衛門忠次。參太田資宗等編：《寛永諸家系圖傳》第1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97年)，頁96。近世中後期有儒者名犬塚印南(1750-1814)。《南總里見八犬傳》中虛構的八犬士之一是犬塚信乃。參瀧澤馬琴：《南總里見八犬傳》第2卷，頁39。明治以後一些地方百姓選犬塚為姓，犬塚的歷史人物才明顯增加。明治時代有名的犬塚氏有三井公司實業家犬塚信太郎(1874-1919)及鹿島藩士犬塚綱領等。

<sup>27</sup> 參未著撰者：《播磨國風土記》(兵庫縣粟賀村：藤本政治，1921年)，〈多可郡〉，頁59；Marinus Willem de Visser, *The Dog and the Cat in Japanese Superstition* (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1909), 23-24.

有引用《播磨國風土記》的文字介紹此故事。<sup>28</sup>

近世以前義犬捨身救主故事中最多出現的情節是狗咬蛇救主人反被主人誤殺。<sup>29</sup> 最早的「大蛇傳說」是七寶瀧寺義犬塚傳說。890年3月伊勢國（今大阪府南部）泉佐野有姓山田的獵人在一乘山打獵，其犬狂吠令鹿逃走。獵人大怒將狗斬首，但發現狗頭仍在咬著蛇。獵人感到後悔萬分，遂在七寶瀧寺出家，在寺內建義犬塚。朝廷知悉此事後，宇多天皇（867-931）稱此犬為「報恩義犬」，並將一乘山改名犬鳴山。<sup>30</sup> 此犬成為「犬鳴大明神」及「犬靈大菩薩」。津藩儒官津坂東陽（1757-1825）稱讚此犬之忠義可比人，稱讚牠為「忠義獸中人」，作詩曰：「殷勤救主心，死首猶飛鬪。忠義獸中人，人中識有獸。」<sup>31</sup> 佐渡廻船商人筮井秀山（1774-1825）在旅行日記《海陸道順達日記》（1813）中有介紹此傳說。<sup>32</sup> 此故事被編入昭和前期的小學參考書《小學童話新讀本·5年生》（1932）。<sup>33</sup>

<sup>28</sup> 平田篤胤：《古史傳》，收於平田篤胤著，上田萬年、山本信哉、平田盛胤編：《平田篤胤全集》第4卷《古史四》（東京：內外書籍，1932年），頁367。此外，《延喜式神名帳》（927）記平安時代出雲國有伊努神社。「伊努」與日語「犬」（いぬ）同音，因此伊努神社很早已與犬拉上關係。出雲國伊努神社亦稱犬谷神社，祭祀犬谷大明神。尾張國有伊奴神社，據稱創建於673年。尾張國伊奴神社流傳「犬之王」傳說，謂古時莊内川氾濫，一山伏將「犬之王」的繪圖放於御幣後，洪水便退去。村民遂建伊奴神社，祭祀伊奴姬神。參伊奴神社，網址：<https://inu-jinja.or.jp/concept/>，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sup>29</sup> 根據高木敏雄的研究，這故事的原型來自希臘，經印度傳入日本後發揚光大。參高木敏雄：〈日本に於ける義犬塚伝説に就きて〉，《明治聖德記念学会紀要》第1卷（東京：明治聖德記念學會，1914年），頁122-128。

<sup>30</sup> 荒木博之編：《日本伝説大系》第9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2年），頁259-260。

<sup>31</sup> 野崎左文：《日本名勝地誌》第3編《東海道之部下》（東京：博文館，1907年），頁410。

<sup>32</sup> 算井秀山：《海陸道順達日記》（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1年），頁160。

<sup>33</sup> 千葉省三編：《小學童話新讀本·5年生》（東京：日本圖書出版社，1932年），頁182-189。

此外，12世紀平安後期的民間故事集《今昔物語集》第29卷32話〈陸奧國狗山，狗昨殺大蛇語〉有記錄相近的故事，地點改在本州東北的陸奧國，不過犬與主人合力殺掉大蛇，犬並沒有被誤殺，而且被稱讚為「無雙忠犬」。<sup>34</sup> 大阪浮世繪師曉鐘成（1793-1861）在《和漢今昔·犬之草紙》（1854）有《陸奥の山中犬毒蛇を駆んで主を助く》（陸奧山中犬咬毒蛇救助主人）的插圖，圖中犬咬蛇身，主人拔刀刺蛇頭。<sup>35</sup>（圖1）



圖1 晓鐘成《陸奥の山中犬毒蛇を駆んで主を助く》  
(陸奥山中犬咬毒蛇救助主人)

<sup>34</sup> 丸山二郎、山田康彥校訂：《今昔物語集·本朝》，第29卷32話〈陸奧國狗山，狗昨殺大蛇語〉，收於黑板勝美編，丸山二郎校訂：《國史大系(新訂増補)》第17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37年），頁4。此外，參永藤美緒：〈『今昔物語集』に登場する犬〉，《日本文學誌要》第57號（法政大學國文學會，1998年3月），頁44。

<sup>35</sup> 曉鐘成：《和漢今昔·犬之草紙》（亦名《古今靈獸譚奇》）（大阪：河内屋藤兵衛等，1854年），卷1，頁17。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電子版，請求記號：304-021-002，網址：<https://kokusho.nii.ac.jp/biblio/100129493/17?ln=en>，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中世以降，這個故事流傳甚廣，而且出現不同的地方版本。尾張國（今愛知縣）版是有關14世紀中葉尾張國岡崎六美出現的相近故事。1346年5月南朝大臣上和田城主宇都宮泰藤在狩獵期間在糟目神社內的大樹下睡覺時，突有大蛇襲擊他，其白犬咬其衣服。泰藤大怒而誤殺白犬，後將犬頭厚葬於神社。日後人們稱它為犬頭神社，白犬成為「犬頭大明神」、「犬頭靈神」或「犬頭大權現」。<sup>36</sup> 現存的犬神神社大概建於德川中後期。<sup>37</sup> 德川時代犬頭神社的故事頗為有名，寺島良安（1654-?）的《和漢三才圖會》（1712）及菊岡米山（1680-1747）的《諸國里人談》（1743）均有記載。<sup>38</sup> 米山讚美白犬的「忠情」。<sup>39</sup> 1818年有日人獻畫師英一蝶（1652-1724）的〈犬頭神社緣起繪〉於糟目犬頭神社。<sup>40</sup>

<sup>36</sup> 新編岡崎市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編岡崎市史》（岡崎：新編岡崎市史編纂委員會，1983年），第17卷《美術工芸》，頁468。《今昔物語集》提供犬頭神社緣起的另一故事。在〈參河國始犬頭糸語〉謂三河國一養蠶的窮苦人家養了一頭白犬，牠在吃了一蠶蟲後便從鼻孔吐出了大量的白絲而死去。國司向朝廷報告此事，將白絲獻給天皇做衣服。葬狗頭的神社得狗頭神社之名。參未著撰者，馬淵和夫、國東文麿、稻垣泰一校注：《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7·今昔物語集3》（東京：小學館，2001年），頁38。平安後期公卿平信範（1112-1187）的日記《兵範記》（1132-1171）記1168年有地方官向天皇獻犬頭絲。收於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21卷（京都：臨川書店，1980年），頁95。有謂愛知縣犬頭神社有二：糟目犬頭神社及豐川犬頭神社。前者祭咬蛇犬，後者祭吐絲犬。

<sup>37</sup> 小佐佐學：〈日本愛犬史：ヒューマン・アニマル・ボンドの視点から〉，頁12。

<sup>38</sup> 《和漢三才圖會》有記此事，但犬的主人改作戰國時代地方領主宇津左衛門五郎忠茂。參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東京：平凡社，1985年），卷11，頁57。

<sup>39</sup> 菊岡米山：《諸國里人談》，收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2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年），頁428-429。

<sup>40</sup> 新編岡崎市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編岡崎市史》第17卷《美術工芸》，頁468。

三河國（今愛知縣東部）版發生於1595年8月28日的三河國。上和田村地方領主宇津忠茂（1476-1547）狩獵時在大樹下睡覺，其白犬咬其衣服，忠茂怒而斬殺，後發現狗口咬著蛇。他將狗頭及狗尾葬於上和田村供養，分別成為犬頭社（亦稱糟目犬頭神社）及犬尾神社。據說江戶首代大將軍德川家康（1543-1616）聽此事後十分感動，賜采地給兩祠。<sup>41</sup> 寺島良安的《和漢三才圖會》（1712）、菊岡米山的《諸國里人談》（1743）及國學者天野信景（1663-1733）的隨筆集《鹽尻》均有記載此事。<sup>42</sup>

常陸國（今茨城縣）版是中世常陸國友部領主宍戸公的故事。一天他在川邊垂釣，因其犬狂吠不止，怒而將牠斬殺。後發現其身邊大樹有一張開大口的大蛇，宍戸公始明白犬吠叫旨在警告他，其後厚葬愛犬。<sup>43</sup> 薩摩版是川內城上町有姓十島的獵師在吉川狩獵時，誤殺咬蛇救主的兩獵犬ヨシ及カシ。獵師殺蛇後忘記已誤殺二犬，還叫「ヨシ来（ケ）！カシ来」。後來十島家為犬建供養塔，俗稱「ヨシケカシケの墓」。<sup>44</sup>

江戶後期肥前平戶藩藩主松浦靜山（1760-1841）在《甲子夜話》記肥前國（今佐賀縣及長崎縣）版，謂古時肥前國平戶有獵人誤殺咬蛇救主的獵犬後自盡，其妻亦殉死。平戶相神浦中里村路旁

<sup>41</sup> 水島尺草：《怪談と奇談：古今情話》（東京：信明堂書店，1919年），〈犬頭犬尾〉，頁140-142。

<sup>42</sup> 參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卷11，頁57；菊岡米山：《諸國里人談》，頁428-429；天野信景：《鹽尻》，收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3期第1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年），頁86。

<sup>43</sup> 熊倉勇：〈蛇の伝説〉，收於茨城民俗學會編：《茨城の民俗・第18号——蛇・竜の民俗特集——》（水戸：茨城民俗學會，1979年），頁108-109。

<sup>44</sup> 下野敏見：《南九州の伝統文化II・民具と民俗、研究》（鹿兒島：南方新社，2005年），頁202；川内鄉土史編纂委員會編：《川内市史》第2卷（鹿兒島：鹿兒島縣川内市，1976年），頁984。

有祭祀義犬的小祠「犬堂」。<sup>45</sup> 丹後國（京都）宮津亦有相近的犬堂傳說，謂城主斬殺無禮的愛犬後，發現犬口咬著蛇，後將犬葬於宮津城外，成為「犬堂」。宮津犬堂旁有宮津藩二代藩主永井尚長（1654-1680）所立的石碑，碑文為幕府文官林鷺峰（1618-1680）所撰。<sup>46</sup> 貝原益軒（1630-1714）在《西北紀行》記載其參觀宮津的犬堂及石碑。<sup>47</sup> 江戶時代後期編纂的丹後國地誌《丹哥府志》（小林玄章作）稱：「堂內有犬碑，其文乃弘文院（作者按：弘文院學士林鷺峰）所撰，略記此犬。延寶年中永井侯（作者按：永井尚長）所建。」<sup>48</sup>

筑前國（今福岡縣西部）糟屋郡犬鳴山流傳相同類型的故事。根據奧村玉蘭（1761-1828）的《筑前名所圖繪》（1821），古時有獵師入山，因其犬狂吠令獵物逃走，獵師憤而用鐵砲擊殺獵犬，後發現死犬口咬大蛇。獵師遂捨棄鐵砲出家，在山上立犬塔供養。自此村民不時聽見犬鳴，該山遂稱犬鳴山。<sup>49</sup>

<sup>45</sup> 松浦靜山著、中村幸彥、中野三敏校訂：《甲子夜話》第2卷（東京：平凡社，1977年），卷31，頁144。

<sup>46</sup> 中西芳朗：《伝説美談》第1卷（東京：子供藝術學園，1938年），頁362-363。碑文謂此堂是紀念一僧犬，與犬咬毒蛇救助主人被誤殺無關。相傳戰國大名兼歌人細川幽齋（1534-1610）曾作關於犬堂的狂歌一首：「犬堂海はるばるとながむれば霞は舟の帆へかかるなり。」參根岸鎮衛著，長谷川強校注：《耳囊》下（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卷6〈犬の堂の事〉，頁477。

<sup>47</sup> 貝原益軒：《西北紀行》（京都：茨城多左衛門，1713年），頁20。國文學資料研究館電子版，請求記號：DIG-IBRK-10079，網址：<https://kokusho.nii.ac.jp/biblio/100384553/20?ln=ja>，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sup>48</sup> 譯自小林玄章著，小林之原刪補：《丹哥府志》（宮津町：古賀精一，1939年），卷2〈與謝郡〉，頁34。立命館ARC古典籍電子版，網址：[https://www.dh-jac.net/db1/books/mai32\\_12/portal/](https://www.dh-jac.net/db1/books/mai32_12/portal/)，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sup>49</sup> 奧村玉蘭：《筑前名所圖會（活字復刻版）》（東京：文獻出版，1985年），頁598。和泉國日根郡（今大阪泉佐野市）亦有相同的犬鳴山傳說，只是將日期及地方改為890年的紀伊國。參渡邊昭五編：《日本伝説大系》第9卷（東京：みづうみ書房，1984年），頁261。

肥後國（今熊本縣）版及日向國（今宮崎縣）版可謂是狗咬蛇被主人誤殺故事的變種。肥後國版記於瀧澤馬琴的小說《椿說弓張月》，故事變成狼咬蛇被主人誤殺。少年期的源為朝（1138-1170）帶其養的狼山雄去狩獵，因其狂吠被為朝的家臣須藤重季斬頭，後來發現狼頭口咬著大蛇。畫家葛飾北齋（1760-1849）有浮世繪《山雄首を喪ひて蟒蛇を囁む》（山雄喪首，口咬蟒蛇）描繪此事。<sup>50</sup> 日向國（今宮崎縣）在近世流傳熊犬山傳說，故事變成犬狂吠向主人警告有熊來襲而被誤殺的故事。根據〈日向國諸縣郡南本莊犬熊山緣起〉（1718），神武天皇的祖父火析尊在山中休息時，其犬突然狂吠，火析尊怒而射殺，後始知犬是提醒他身後有熊。火析尊射殺熊後對誤殺犬後悔不已，遂將弓折為三段，發誓不再殺生，這是犬熊山及三弓堂的由來。<sup>51</sup>

此外，日本還有很多義犬捨生救人的故事留存下來，多與僧侶或佛寺相關，現舉其中三例。第一例，弘法大師空海（774-835）在阿波國（今德島縣）遇上野豬，其犬在護主時跌死。弘法大師為犬立墓，將該地命名為「犬墓村」，該山命名為「犬嶽」。鎌倉時期有人在由空海在四國建立的善通寺建犬塚。享保年間（1716-1736）犬墓村的村代表松永傳太夫再建犬墓，是為犬墓大師堂。<sup>52</sup> 第二例，淨土真宗中興之祖蓮如（1415-1499）從京都逃命至近江國（今滋賀縣）大津，卻遭其它宗派的人在食物下毒，其柴犬為救主搶食有毒食物而亡。蓮如後在顯證寺建犬塚，並於塚後種一櫻樹加以紀念，

<sup>50</sup> 瀧澤馬琴：《椿說弓張月》，收於《古典日本文学全集》第2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頁14-17。

<sup>51</sup> 河井田政吉：《宮崎縣史蹟調查報告·東臼杵郡之部》第5輯（宮崎：宮崎縣教育委員會，1927年），頁21。

<sup>52</sup> 荒木博之編：《日本伝説大系》第12卷，頁211。

史稱「犬塚之櫻」。<sup>53</sup> 第三例，光前寺靈犬早太郎傳說。事件發生於鎌倉時代花園天皇在位年間(1308-1318)。相傳遠州(今靜岡縣)有猿妖殺人，有遊行僧向信州(今長野縣)光前寺借寺犬早太郎對付猿妖。猿妖被除掉後，受傷的早太郎回到光前寺死去。光前寺僧人為早太郎唸經及建犬墓。當地有傳早太郎是不動明王的化身。遠州的見附天神社旁亦出現祭祀早太郎的靈犬神社。<sup>54</sup>

近世以前的義犬殉死傳說只有兩個，就是捕鳥部萬(?-587)的義犬及畠時能(1299-1341)的軍犬。捕鳥部萬的義犬故事十分有名。《日本書紀》(720)記載飛鳥時代用明天皇二年(587)7月，權臣蘇我馬子(551-616)殺物部守屋一族，守屋舊臣捕鳥部萬在和泉國自殺，其屍身被斬成八段，分別散落於八地。萬所養的白犬將萬的首級置於古墓前，並在旁絕食殉死。《日本書紀》記曰：

臨斬梶時，雷鳴大雨。爰有萬養白犬，俯仰廻吠於其屍側，遂噉舉頭，收置古冢，橫臥枕側，飢死於前。河內國司，尤異其犬，牒上朝庭，朝庭哀不忍聽，下符稱曰：「此犬世所希聞，可觀於後。須使萬族作墓而葬。」<sup>55</sup>

朝廷下令萬的族人在有真香村建兩墓埋葬萬及其白犬。聖德太子對白犬的殉死深為感動，謂此犬有佛性。相傳自此每年秋天萬家子孫會為捕鳥部萬及白犬舉行法事。

<sup>53</sup> 大津市編：《新修大津市史·中部地域》第8卷(大津：大津市役所，1978年)，頁389。

<sup>54</sup> 江藤淳編：《日本の名隨筆76犬》(東京：作品社，1989年)，頁189。

<sup>55</sup> 舍人親王等撰，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編譯：《日本書紀》第3卷(東京：小學館，1998年)，卷21〈崇峻天皇即位前紀·用明天皇2年7月〉，頁122。此外，參 Ivan Morris, “Yorozu, the Emperor's Shield, 587 CE,” in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Austi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14-40.

捕鳥部萬及其義犬的故事在近世及戰前廣泛被人稱頌。幕府儒官林羅山(1583-1657)在《本朝通鑑》修飾《日本書紀》的文字，記述此事如下：「萬家所養白犬，嚙萬頭收置古冢，橫臥枕側餓死。」<sup>56</sup>畫家菊池容齋(1788-1878)在《前賢故實》(1836年完成，1868年出版)記曰：「萬家所養白狗，竊銜其首，至有真名，跑去古冢埋畢，而自斃於其側。」<sup>57</sup>平田篤胤在《古史傳》亦有介紹此白犬為主人收屍的逸事，謂：「〈推古天皇紀〉記捕鳥部萬之白犬為主人收屍，共死於其側。」<sup>58</sup>他認為義犬反過來教曉人忠信之道，因為不少人對主人的忠誠不及禽獸，曰：「犬其對飼主，可教導世人忠信。從右邊所記捕鳥部萬之事可見。……世有多聞，縱具人面者，其實不如禽獸，此可作為我輩之警戒。」<sup>59</sup>近世後期當地人建兩石墓，分別寫上「捕鳥部萬墓」及「萬家犬塚」。近世官修地誌《和泉志》(1733)記：「泉州郡阿間河莊：捕鳥部萬墓在八田村，狗墓在萬墓北。」<sup>60</sup>

捕鳥部萬的白犬在近代成為「忠犬」的典範。<sup>61</sup>明治年間此故事被編入修身科教科書。<sup>62</sup>1875年京都漢學者西川文仲(?-)讚頌萬之義犬曰：「正氣之磅礴於天地間，雜然賦流形。雖異類禽獸，

<sup>56</sup> 林羅山、林鷺峰：《本朝通鑑》第3卷(東京：國書刊行會，1918年)，頁64。

<sup>57</sup> 菊池容齋：《前賢故實》(東京：雲水無盡庵，1868年)，頁76。

<sup>58</sup> 譯自平田篤胤：《古史傳》，頁367。

<sup>59</sup> 譯自平田篤胤：《古史傳》，頁368。

<sup>60</sup> 未著撰者：《和泉志》，卷4，收於並河永編纂，正宗敦夫校訂：《五畿內志》下卷(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0年)，頁482。

<sup>61</sup> 「忠犬」一詞在1925年被應用於秋田犬八公身上。1935年尋常科第二學年小學修身書有〈恩ヲ忘レルナ〉(不要忘恩)記其故事，稱之為「忠犬」。參一之瀬正樹、正木春彥編：《東大ハチ公物語》(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年)，頁165。同年雕刻家安藤照(1892-1945)造八公銅像。

<sup>62</sup> 西野古海編：《修身口授用書·卷之上》(東京：中外堂，1886年)，頁70-71。

鮮不感於氣節之事焉。」<sup>63</sup>1889年京都學者若林葛滿(?-)亦感嘆道：「畜類知恩尤勝於忘恩義之人」。<sup>64</sup>同年當地人新建捕鳥部萬及白犬墓。1893年神道學者磯部武者五郎(?-)在《靈獸奇譚》將捕鳥部萬的白犬列為「忠義之類」的首個故事。<sup>65</sup>1910年小說家町田柳塘(?-)讚曰：「萬忠烈之氣象，動物亦受其感染。」<sup>66</sup>1913年東京大學日本史學者萩野由之(1860-1924)在《少年日本歷史讀本》讚頌萬的白犬「與人間之情無一點不同」。<sup>67</sup>1935年《報知新聞》記者熊田葦城(1862-1940)在《日本史蹟大系》頌曰：「萬與其犬，人勇犬義，千古永垂不朽。」<sup>68</sup>二戰時期出版的《武士道全書》(1943)有〈捕鳥部萬の勇武と忠犬〉一文。<sup>69</sup>

南朝武將畠時能(1299-1341)的軍犬「獅子」是另一近世以前的義犬殉死傳說。《太平記》記獅子是隻偵察犬，是文獻上日本最早的軍犬。牠有神力，智勇俱備，被《太平記》稱為「不可思議之犬」。<sup>70</sup>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在《士談》及歷史學家賴山陽(1781-1831)在《日本外史》(1827)均記載獅子的軍功。《日本外史》的繪本版有題為《畠時能之忠犬獅子》的圖像，描寫獅子偵察

<sup>63</sup> 西川文仲：《讀史末議·卷上》(京都：竹苞樓，1875年)，〈捕鳥部萬〉，頁4。

<sup>64</sup> 譯自若林葛滿：《聖德太子伝図会》(東京：駿駿堂，1889年)，頁127。

<sup>65</sup> 譯自磯部武者五郎：《靈獸奇譚》(東京：學友館，1893年)，頁2-3。

<sup>66</sup> 町田源太郎：《古英雄之悌》(東京：晴光館，1910年)，頁9。

<sup>67</sup> 萩野由之編：《少年日本歷史讀本》第7編《廢戶皇子》(東京：博文館，1911年)，頁150。萩野由之編的《少年日本歷史讀本》系列一共有15編，在戰後被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列為宣傳天皇制的禁書。

<sup>68</sup> 譯自熊田葦城：《日本史蹟大系》第2卷(東京：平凡社，1935年)，〈有真香·捕鳥部萬及義犬の墓〉，頁634。

<sup>69</sup> 佐伯有義、植木直一郎、井野邊茂雄編：《武士道全書》第8卷(東京：時代社，1943年)，頁5-7。

<sup>70</sup> 未著撰者，長谷川端校注：《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55·太平記(2)》(東京：小學館，1997年)，頁78。

敵營的行動。<sup>71</sup> 歌川國芳(1798-1861)的《武勇見立十二支・畠六良左衛門》(1841)中有畠時能與獅子一起的浮世繪。(圖2)



圖2 歌川國芳《武勇見立十二支・畠六良左衛門》

<sup>71</sup> 山鹿素行：《士談》(東京：警眼社，1913年)，頁362；賴山陽原著，大町桂月譯述：《繪本日本外史》(東京：博文館，1924年)，頁100-101。

相傳畠時能在越前國（今福井縣北部）戰死後，其軍犬獅子投九頭龍川（作者按：亦名黑龍川）殉死。有關獅子的殉死傳說不知始於何時，但在德川時代才有文獻記載，因此亦有可能是德川時代才出現的傳說。越前福井藩土井上翼章（1753-1820）在《越前國名蹟考》（1815）讚美獅子曰：

畠所飼犬獅子云云。吁！時能勇力人皆知之置不論。犬獅子無知之畜獸，而忠其主，功其軍如此。此時天下官軍不知幾萬也，徒貴糧飽貪首功者，多對此犬，豈不泚頰（作者按：額頭流汗，意指羞愧）乎？<sup>72</sup>

丸岡藩藩士鷹屋純芳（?-?）在《古今類聚越前國誌》（1804）記曰：「土俗傳云，時能死時，犬獅投九頭龍川殉死。死後化成石頭。該石在鷲嶽下水中。」<sup>73</sup> 加賀武士出身的鄉土史家森田平次（1823-1908）在《加賀志徵》（1886）採納獅子投水殉死說，記曰：「土俗有云，其〔作者按：畠時能〕所養名獅子之犬為時能殉死，化作縣龍水之沈石，其石在鷲嶽下水中。」<sup>74</sup> 平田篤胤在《古史傳》亦有讚美獅子，謂從獅子身上可見和漢及西方均有通人性的禽獸。<sup>75</sup>

此外，亦有一說謂獅子是在川中被殺，而非投水而死。竹內壽庵（1670-1755）在其《越前名勝志》（1738年著，1806年刊）記嶽麓的獅子岩傳說曰：「嶽麓黑龍川若葉淵川中有獅子岩。土人云

<sup>72</sup> 井上翼章編輯，日置謙校訂：《越前國名蹟考·第三編·大野郡·坂井郡》（福井：中村興文堂，1902年），卷8，頁39。

<sup>73</sup> 譯自鷹屋純芳：《古今類聚越前國誌》，載自福井縣大野郡教育會：《福井縣大野郡誌》下編（大野町：福井縣大野郡教育會，1912年），〈町村誌·北鄉村〉引《類聚國誌》，頁1447。

<sup>74</sup> 森田平次：《加賀志徵》上編（金澤：石川縣圖書館協會，1937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712-3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27847>，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sup>75</sup> 平田篤胤：《古史傳》，頁368。

烟所飼之犬獅子在川中被殺化岩而成。」<sup>76</sup> 越前福井藩士井上翼章在《越前國名蹟考》引述了上述《越前名勝志》的文字。<sup>77</sup> 民族學者柳田國男（1875-1962）在《日本傳說名彙》（1950）亦有記獅子在川中戰死後化成獅子石的傳說。<sup>78</sup>

近世以前的義犬傳說已充分顯示出有別於中國的日本特色：第一，義犬要為主人犧牲，主人要為保護自己而捨生的愛犬做犬塚，各盡主僕之義。第二，義犬傳說被神道化，犬塚安奉在神社內，被村民當大明神或大權現拜祭，一些犬塚日後發展成分社的犬神社。第三，沒有要求義犬必須要為主人殉死。近世以前武士殉死並不流行，亦沒有被推廣，義犬亦不用為主人殉死。第四，近世以前的義犬傳說大多由德川小說、隨筆所記載，反映近世日人十分重視義犬傳說。當中屬民間傳說及口頭傳承者居多，其歷史真實性頗具爭議，但在思想史的意義則相當重大，顯示近世武士道的興起及忠的概念被絕對化和悲情化。

#### 四、近世義犬殉死傳說

近世日本是義犬傳說的全盛期，數量大概不少於中國明清時期。德川日人留下不少與歷代義犬相關的文字及遺跡。死亡一直是日本義犬傳說的核心元素。近世以前日本的義犬傳說大多是捨命救主人的故事，在近世這類記載數量仍不算少。有名的捨生救主的義犬有曉鐘成的白犬「皓」及土佐藩（今高知縣）的四國犬

<sup>76</sup> 竹內壽庵：《越前名勝志》，收於大日本地誌大系刊行會編：《大日本地誌大系》第13卷（東京：大日本地誌大系刊行會，1914年），頁158。

<sup>77</sup> 井上翼章編輯，日置謙校訂：《越前國名蹟考·第三編·大野郡·坂井郡》，卷8，頁856。

<sup>78</sup> 柳田國男：《日本傳說名彙》（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1年），頁173。

「赤」。鐘成在1835年8月21日路經大阪梅龍山時遇上強盜，其犬皓因護主而被殺。鐘成遂委託僧人埋葬皓，於9月21日在大阪天保山（後移至梅龍山勸成院）建「館皓寶獸之碑」，並豎立犬石像，其友人浦高積為（?-?）撰寫了121字的漢文追悼文。碑文介紹立碑的經緯曰：

乍為狗賊所害矣。主人不堪悲哀，既獲其骸，於郊外即收磁甕以瘞諸于□□山下，請僧追悼。並將慰他眾犬所害之靈。友人浦高積為述之銘曰：嗚呼靈獸，生愛死惜。埋封建碑，其魄茲宅。天保六歲乙未九月廿一日，曉鐘成立。<sup>79</sup>

此外，土佐藩流傳義犬「赤」捨命救人的故事。居於安藝郡井之口村的農民橫田（一說植田）三平養有一犬名赤，赤在1845年12月某日為拯救三平的次子而跌死在妙見山山谷，死前仍搖尾表示對小主人獲救的喜悅。安藝郡領主土佐藩家老五藤家聽聞此事後，要將此美談流傳後世，遂在1853年在村內為赤建犬墓，正面刻「義狗墓」，五藤家找藩校文武館的漢學家撰寫漢詩碑文，刻在犬墓的另外三面。<sup>80</sup>《土佐藩家老五藤家文書》留下石工做犬墓的記錄。因各地前來的參拜者太多，村民深感困擾，後來橫田家將此犬碑移至一宮神社旁的自宅土地。

近世初期還有兩個動人的義犬死亡傳說。箱根蘆之湖有唐犬殺狼傳說。1618年地方官在蘆之湖畔建箱根宿以安置移居者，但因有大量野狼出沒，村民遂以唐犬擊退野狼。為紀念因殺狼而亡的兩

<sup>79</sup> 曉鐘成：《和漢今昔・犬之草紙》，卷6〈犬墳の碑〉，頁112。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電子版，請求記號：304-021-002，網址：<https://kokusho.nii.ac.jp/biblio/100129493/112?ln=en>，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sup>80</sup> 高島義則：〈井ノ口村義狗墓に就て〉，收於土佐史談會：《土佐史談》第51號（高知：土佐史談會，1935年6月），頁148-149；橋詰延壽：《安芸風土記》（安芸：高知縣立安芸高等學校生徒會，1960年），頁29-30。

頭唐犬，村民將牠們厚葬於駒形神社之內，奉之為「犬塚明神」，該神社遂成為犬塚明神社或犬神明神社。（圖3）昌平齋儒官林述齋（1768-1841）在其所編的《新編相模國的風土記稿》（1841）有記述此事。<sup>81</sup>



圖3 箱根駒形神社攝社犬塚明神社（作者拍攝）

此外，越後國有義犬白盡忠的故事。長岡藩（今新潟縣長岡市）三代藩主牧野忠辰（1665-1722）養有一頭白色秋田犬「白」。藩主

<sup>81</sup> 林述齋編，雄山閣編輯局新編：《大日本地誌大系》第37卷《新編相模國風土記稿》（東京：雄山閣，1933年），頁77-78。

去江戶參勤交代（作者按：江戶時代地方藩向江戶幕府定期執行政務的制度），白因思念主公，竟走了76里（約300公里）前往江戶尋找，故深得忠辰寵愛。後來白在江戶咬傷尾張藩藩主的唐犬被主公斥責，命令白返回長岡藩。白到長岡藩後沒有入城，在附近的山丘悲鳴數日而死去。人們建犬塚加以記念。1781年長岡藩建蒼柴神社祭祀牧野忠辰，白的犬塚「白狗之塚」亦被移至蒼柴神社內，旁立「白狗之碑」石碑。<sup>82</sup>

近世義犬故事多涉及追隨主人殉死，這是義犬傳說最重要的發展，與近世思潮變化息息相關。近世以前除捕鳥部萬的白犬及畠時能的軍犬外，沒有其它義犬殉死的傳說，反映殉死在近世以前並非對武士的道德要求。日本古代雖有殉葬，但無家臣、武將殉死的習俗。<sup>83</sup> 中世及戰國時代的武士並無為主公殉死的要求，只發生過零星的殉死事件，例如1392年管領細川頼之（1329-1392）病死，其家臣三島外記（?-1392）切腹殉死，被稱作日本史上最初的武士殉死事件。<sup>84</sup> 近世以前，殉死並不普遍，相關討論甚少，整體而言，沒有被當權者及學者加以鼓吹及美化。武士殉死甚至會被諷刺為「犬死」，會被認為是無謂的犧牲。《保元物語》、《平家物語》、《義經記》使用「犬死」一詞時便帶有貶意。源為義（1096-1156）在戰敗後沒有自殺，謂：「自害便是好？犬死而已矣！」<sup>85</sup>

<sup>82</sup> 小山直嗣、村山富士子：《日本の伝説》第41卷《越後の伝説》（東京：角川書店，1979年），〈中越地方・白狗の塚〉，頁71。

<sup>83</sup> 《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謂：「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殉葬者奴婢百餘人。」陳壽：《三國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第4卷第2篇，頁549。《日本書紀》（孝德天皇・大化二年條）記朝廷在646年頒布〈薄葬令〉中，明列禁止將人及動物殉葬。參舍人親王等撰，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編譯：《日本書紀》第3卷，頁26-29。

<sup>84</sup> 此事初見未著撰者：《明德記》（1394），收於成島良讓：《続国史大系・後鑑》第6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904年），頁10028。

<sup>85</sup> 未著撰者：《保元物語》（東京：勉誠出版，2005年），頁150。

江戶初期缺乏戰事，武士無法藉戰死以答謝主公，遂以殉死表達忠誠，殉死一時成風。<sup>86</sup> 殉死引致人材喪失，幕府對此風氣多次加以禁止。德川家康曾批評道：「毫無意義的追腹而死者，謂之犬死。」<sup>87</sup> 仙臺藩始祖伊達政宗（1567-1636）離世時，其直屬家臣合共15名殉死。<sup>88</sup> 德川第二代將軍秀忠（1579-1632）及三代將軍家光（1604-1651）離世時，亦有一些曾任老中的武士殉死。四代將軍家綱（1641-1680）在《武家諸法度》（1663）明令禁止殉死，而且表示幕府會處罰殉死者的家人，此風氣才有所減退。<sup>89</sup>

近世的義犬殉死傳說反映武士道的興起。武士道是一種死亡哲學。<sup>90</sup> 武士道的經典《葉隱聞書》（1716）宣揚沉醉於死亡的「死狂」思想，強調武士必須隨時作出為主公而死的準備。該書作者山本常朝（1659-1719）認為殉死是理所當然的武士之道：「禁止殉死後，願為君王犧牲奉獻的家臣越來越少。武士奉公亦缺乏激勵，士氣因此變為頹廢，優秀武士幾乎已不再出現。」「主君去世了，還要命不要。光茂公（作者按：佐賀藩第二代藩主鍋島光茂〔1632-1700〕）辭世時，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自己。決心殉死的，

<sup>86</sup> 東京大學日本史專家山本博文（1957-2020）指出德川前期是殉死的高峰期，殉死者大半是中下級武士，以殉死表達對主君的愛及主君一體感。參山本博文：《殉死の構造》（東京：講談社，2008年）。

<sup>87</sup> 引自全國東照宮連合會編：《披沙揀金：德川家康公逸話集》（東京：八木書店，1997年），頁94。

<sup>88</sup> 平重道：《仙臺叢書》第1卷（仙臺：寶文堂出版，1922年），頁27。

<sup>89</sup> 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3·近世》（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153。

<sup>90</sup> 近世武士道有兩大系統：武士及儒家。前者以山本常朝為代表，後者以山鹿素行（1622-1685）為代表。兩者均主張對主公無條件及永久的忠誠，但是儒家武士道反對殉死。參 G. Cameron Hurst III, “Death, Honor, and Loyalty: The Bushidō Ideal,”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0, no. 4 (October 1990), 511-527.

只我常朝一人。」<sup>91</sup>

在這種新興思潮下，殉死成為近世義犬傳說的重要形態。<sup>92</sup> 人們從義犬身上看見近世武士之義。幕府雖禁止殉死，但是沒有禁止有關義犬殉死的文字內容。人們將理想武士型像投射在義犬身上。近世義犬殉死傳說有四：

第一，長崎義犬華丸傳說。大村藩（作者按：位於肥前國彼杵的外樣大名）家老小佐佐前親（?-1650）是位漢學者。1650年三代藩主大村純信（1618-1650）在赴大戶途中猝死，卒時33歲。前親覺得自己在此事上有責任，故切腹殉死。其家人為前親在大村家菩提寺萬歲山本經寺舉行火葬時，前親的愛紳（作者按：紳為日本原產小型犬，多作寵物）華丸流淚，突跳入火中殉死。同年，大村藩第四代藩主大村純長（1636-1706）命人們在本經寺大村藩主墓所內的前親墓旁建犬塚。前親與華丸被後世稱為「武士道之鑑」。華丸墓高90釐米，屬於當時上級武士的待遇。自此人們在每年6月21日舉行祭祀。<sup>93</sup> 華丸的位牌正面是「義犬華丸靈」五大字，後面記

<sup>91</sup> 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譯：《葉隱聞書》（臺北：遠流，2007年），卷1〈論武士道心性〉，頁38。鍋島光茂死後，因幕府已下令禁止武士殉死，常朝只好出家。

<sup>92</sup> 另一種值得注意的近世義犬形態是代主人赴神社參拜的「代參犬」，可見敬拜神靈亦是江戶武士的基本倫理。其例子有二：第一，1771年4月16日京都高田善兵衛（?-?）派犬赴伊勢神宮代他參拜。歌川廣重（1797-1858）的浮世繪《伊勢參宮・宮川の渡し》（1855）中有繪畫此參拜犬。參藤原千惠子：《図説浮世絵に見る江戸の旅》（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0年），頁69。第二，1799年有赤毛犬從江戶去日光東照宮參拜。此兩事在《甲子夜話》中皆有提及。參拜伊勢神宮及東照宮分別代表武士對天皇及幕府的忠誠。參松浦靜山著，中村幸彥、中野三敏校訂：《甲子夜話》第5卷（東京：平凡社，1978年），頁291-316。

<sup>93</sup> 小佐佐學：〈「義犬」の墓と動物愛護史〉，《日本獸医史學雜誌》第54號（2017年2月），頁6-7；小佐佐學：《義犬華丸ものがたり》（長崎：長崎文獻社，2016年），頁1-96。

「慶安三寅年六月十八日小佐佐市右衛門前親之家犬御狹」。華丸墓碑的一面刻有132字的漢文碑文，由前親弟子所撰，其中有「前親有所養之犬。出入相友，恒愛之抱膝下。方其死也，父兄相議將火葬於萬歲山。於是家犬吞聲泣淚流如雨，卒自投其火。」<sup>94</sup>

第二，葛原白犬傳說。1604年秋田藩（作者按：東北地域出羽國的外様大名）師左多六（?-?）狩獵鹿時不小心過界被捕，因忘記攜帶「全國狩獵通行御免」，無法脫身。他託其秋田犬白回家取來，但白回來時獵師已被處死。白自左多六死後一度絕食，悲鳴不已，故該地獲「犬吠森」之名。白後來跟隨獵師妻移居葛原後失蹤，最後在一小山丘上死去。1620年村民相信該處有不少災禍是因白的怨念而引起，他們將白犬遺骨帶回葛原，安葬牠於葛原守護社觀音堂內，是為老犬堂（後稱老犬神社）。神社內藏有獵師的通行御免。每年4月17日村民合祭觀音及「老犬明神」，是為「老犬祭」。自祭老犬後葛原的火災及疫症消失。老犬神社境內參道左側有一眼泉水，村人稱之為「老犬樣之水」，謂可治眼疾。<sup>95</sup>當地村民敬畏犬隻，有禁止殺狗、食狗及持有狗皮等規定。<sup>96</sup>老犬神社內有村民30人捺印的《志願書》，記他們於安政4年（1848）12月16日向老犬明神奉上小雪駄五足，祈求全村免受疫病所侵。<sup>97</sup>（圖4）

<sup>94</sup> 小佐佐學：〈日本愛犬史：ヒューマン・アニマル・ボンドの視点から〉，頁13。

<sup>95</sup> 荒木博之編：《日本伝説大系》第2卷，頁89。紀行家菅江真澄（1754-1829）及19世紀初編成的秋田藩地方誌《六郡鄉村誌略》有記述老犬堂的故事，但內容不同。菅江真澄在隨筆《筆之隨意》（1813）中謂老犬晚上為主人在雪地尋找失物，被主人誤殺。參菅江真澄：《菅江真澄全集》第10卷（東京：未來社，1971年），頁124。

<sup>96</sup> 中山太郎：《信仰と民俗》（東京：三笠書房，1943年），頁242。

<sup>97</sup> 鹿角市史編纂委員會編：《鹿角市史·資料編》第6卷（鹿角：鹿角市役所，1979年），頁86。



圖4 葛原老犬神社參拜記念

第三，津崎五助（?-1641）與犬殉死事件。肥後熊本藩主細川氏家史《綿考輯錄》（小野景湛〔?-1804〕編）及《阿部茶事談》（17世紀熊本藩士栖本通次〔?-?〕著）記錄了低級武士津崎五助的殉死事件。五助為肥後熊本藩初代藩主細川忠利（1586-1641）出任負責養狗的御犬引，其所養的御犬受藩主忠利寵愛。忠利在1641年3月死去。五助決心殉死，並獲得批准。他於5月7日去光琳寺準備切腹，死前問其犬若想一起殉死，便以絕食表示。其犬不食五助給牠的飯糰，五助明白其志，遂在切腹前先殺其犬。<sup>98</sup>《阿部茶事談》記曰：

切腹之時五助向犬云：「此度大殿様逝去，吾有感受其高恩而自願殉死。吾今日死，汝無人照顧。大殿様秘藏之御鷹於其葬禮時落春日寺之井殉死。……汝與吾共死乎？欲生為野良犬乎？若願與吾同死，汝不食此握飯以示之。」犬

<sup>98</sup> 植山矢一：《細川藩士殉忠錄》（東京：四海書房，1938年），〈愛犬と殉死 津崎五助長季〉，頁70。

見飯不食，以示共死之願。犬搖其尾。五助遂抱犬刺殺之，然後自決。<sup>99</sup>

1840 年津崎家第六代後人在光琳寺建刻有「靈犬之墳」的石碑，小說家夏目漱石（1867-1916）早年在熊本生活時曾拜訪。<sup>100</sup> 此墓在戰後移至本妙寺。小說家森鷗外（1862-1922）在其小說《阿部一族》（1913）亦有記載津崎五助與犬的殉死故事，內容主要參考了《阿部茶事談》，令此事家傳戶曉。<sup>101</sup>

第四，四國高松藩義犬傳說。九代藩主松平賴恕（1798-1842）的夫人在 1830 年死於江戶本鄉，被安排歸葬高松藩。夫人所養的白犬一直尾隨，驅之不走。夫人落葬後，此犬守護在側，而且絕食。有人用船將牠送回江戶，白犬在途中跳海而亡。高松侯大受感動，將之葬於夫人墓旁，稱為「義犬之塚」。<sup>102</sup> 儒者大槻磐溪（1801-1878）讚曰：

夫君臣之際，以遇之大小較報之厚薄，豈不商賈之心乎？  
若夫讚夫人之犬，其愛雖異眾狗，然未必國狗遇之也。而跋涉山海，千里護送，及葬事終，遂以死繼之。其厚報如此，曰之義犬固宜矣。<sup>103</sup>

地理學者箕作省吾（1821-1847）在其〈義犬記〉及歷史學者梶原景紹（1807-1879）在其《讚岐國名所圖會》（1853）均記有此事。省吾感嘆此犬之忠誠勝於人臣如下：

<sup>99</sup> 轉譯自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刊行會：《森鷗外》第 1 卷（東京：有精堂，1970 年），頁 251。

<sup>100</sup> 荒木精之：《熊本の文学遺跡》（熊本：熊本市觀光課，1967 年），頁 187。

<sup>101</sup> 森鷗外：《阿部一族》，收於森鷗外著，伊藤整編：《現代日本文学全集 7·森鷗外集》（東京：筑摩書房，1953 年），頁 201。

<sup>102</sup> 磯部武者五郎：《靈獸奇譚》，頁 14-15。

<sup>103</sup> 箕作省吾：〈義犬記〉，收於磐溪子評論：《奇文欣賞》第 1 卷（京都：竹苞樓，1868 年），頁 22。

犬之蓄也，雖厚養不過肋肉一塊、殘餘（作者按：飯）一盂耳。而為之顧命不顧身，可謂義矣！世之稱士大夫者，身穿著青袍，口餓五味而動恨其主，遇之薄，曰吾亦薄服之可也。何異於商賈之論、直鬻物者哉？視之義犬之恩小報大，其為心術果何如也？<sup>104</sup>

大正期教育家森脇紫逕（?-?）將此故事編入其《青年修養及娛樂》（1912）作為青年人修養的參考。<sup>105</sup>

明治初年出現神風連犬虎傳說，可謂是近世武士道精神的延續。1876年熊本土族發動「神風連之亂」，反對明治政府的文明開化運動，特別是廢刀令。參加者小篠源三（1858-1876）自殺後，其愛犬「虎」在其墓前絕食而亡。人們將牠葬於熊本本妙寺雲晴院的源三墓旁，墓碑刻上「殉死犬虎墓」。另外，櫻山神社有供奉神風連的公墓，虎在該處亦有墓碑，墓碑前面及裡面分別刻上「義犬之墓」及「明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殉死」。大阪作家青山薰（?-?）在《肥長電信錄》（1877）讚曰：

嗚呼！昔守屋大連家人島取部萬愛犬在其墓殉死。畠時能手之猛犬在戰場屢顯其功。此犬（作者按：虎）亦屬此類也。以世無節義之士「犬侍」乃對義犬忠狗失敬之語。<sup>106</sup>

除義犬殉死外，近世還出現貓之殉死（如鍛冶屋八兵衛〔?-?〕及長井元房〔?-1625〕的貓）、猿之殉死（如伊三郎〔?-?〕的猿）及鳥之殉死（如細川忠利〔1586-1641〕的鷹）等動物殉死的故事，其

<sup>104</sup> 箕作省吾：〈義犬記〉，頁20。

<sup>105</sup> 森脇紫�徑：《青年修養と娛樂》（東京：富田文陽堂，1912年），頁257-259。

<sup>106</sup> 譯自青山薰：《肥長電信錄》初編下（大阪：共和書屋，1877年），頁7-8。小說家瀧澤馬琴在《南總里見八犬傳》中用「犬士」一詞取代「犬侍」。「犬士」有志士、死士之意，沒有「犬侍」的負面意義。

意義跟犬之殉死大致相同，反映不同的動物在德川時代都可成為武士的榜樣。

1685年大阪葉山町鍛冶屋八兵衛之妻生病，其貓陪伴在旁。主人死後，10月28日貓咬舌而亡。<sup>107</sup> 1889年此故事被編進明治小學修身科教材。<sup>108</sup> 1625年荻藩（今山口縣）家臣長井元房在藩主毛利輝元（1553-1625）死後10天殉死。元房的貓在元房墓前絕食49日後咬舌而亡。自貓死後，當地每晚都出現貓的哀嚎聲，雲林寺的僧人遂將貓超渡，供奉在寺內，稱其為「忠義之貓」。<sup>109</sup> 江戶谷中村有工匠伊三郎病重，其猿服侍在旁。主人死後，猿開始絕食，並多次嘗試用繩鎖頸自盡，但為主人家人所救。後眾人為死者誦經超渡時，猿趁人不覺，成功自殺。<sup>110</sup> 肥後熊本藩初代藩主細川忠利死後，19名家臣追腹，相傳其兩愛鷹「明石」及「有明」在忠利火化之日飛入井中或火中殉死。<sup>111</sup>

## 五、結語

中日兩國均流傳有大量義犬的感人故事，表面上均是借用來宣揚儒家倫理，但細心分析比較後會明白中日義犬文化其實反映兩地

<sup>107</sup> 此見德川中期紀州藩學者神谷養勇軒（1723-1802）編的奇談集《新著聞集》（1749）中的〈酬恩篇〉，收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日本隨筆大成》第1期第5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頁235。此外，參遠藤總越、加藤桃蹊編：《芳譚》（東京：東京書院，1909年），頁90。

<sup>108</sup> 岸具瞻、直江三吉編：《尋常小學修身科教授書》第2卷（金澤：益智館，1889年），頁24-25。

<sup>109</sup>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歷史地名大系》第36卷《山口縣の地名》（東京：平凡社，1980年），頁653。

<sup>110</sup> 磯部武者五郎：《靈獸奇譚》，頁14。

<sup>111</sup> 森鷗外：《森鷗外集》，收於伊藤整編：《日本近代文學大系》第11卷（東京：角川書店，1969年），頁647；熊本市編：《熊本市史》（熊本：熊本市役所，1932年），頁466。

不同的價值觀。日本義犬譚跟武士道德息息相關。日本武士強調對主公的絕對忠誠，為主公而死是一種光榮及義務。這種價值取向影響日本的義犬觀，為主人而死成為日本義犬的常態。武士道在近世興起，武士對主公的忠誠變得絕對化及對死亡充滿浪漫情懷，殉死一時成風。近世以前日本只有兩個義犬殉死的故事，近世義犬殉死故事增至四個。近世日人特別重視這些為主人殉死的義犬。不論這些故事是否基於史實還是民間傳說，其反映的價值觀在思想史上具特別意義。

殉死之風在江戶初期達最高峰。常見的殉死是「追腹」，就是在主君去世後切腹。在幕府嚴令禁止下，此風大減，但從未消失。殉死在武士之間仍有信奉者，其為忠而死的思想融入了武士道的核心價值。<sup>112</sup> 殉死成為對主君絕對忠誠及武士之義的體現。《葉隱聞書》明言：

武士道者，死之謂也。……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於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覺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死，勿為目標所制，若離開目標而死，或許死得沒有價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恥。死就是目的，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每朝每夕，一再思死念死決死，便常住死身，使武士道與我身為一體。如有一日，我終於進入死的自由自在的境界，那麼一生都不會失敗，更不用說恪盡武士家臣之職了。<sup>113</sup>

殉死成為武士的最高理想。從武士道而言，即使沒有目標、價值及主公允許的「犬死」亦不可恥。當武士殉死不再可能，人們只

<sup>112</sup> 吳春宜：《武士與武士道初探》（臺北：五南，2013年），頁169-171。

<sup>113</sup> 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譯：《葉隱聞書》，頁38。

好透過犬、貓、猿等動物的殉死故事宣揚武士為主君而死的理念。武士用切腹的形式為主人殉死，義犬則用絕食、投水、投火等形式殉死。

義犬故事帶出近世形成中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公家侍川瀨（松葉軒）東井（?-?）在《譬喻盡》（1786）對日本的流行諺語「犬は三日飼えば三年恩を忘れぬ」（被養三日之犬，三年不忘其恩）作如此評論：「現今人間忘恩似乎是理所當然之事。此乃勸人知恩之話也。」<sup>114</sup>《忠臣藏》的赤穗浪士<sup>115</sup>及《南總里見八犬傳》中的「八犬士」的為主公捨生取義就是理想的武士形象。

明治至二戰期間保守主義高漲，義犬故事被廣泛用作鼓吹為天皇犧牲的官方意識形態，以昭和前期的忠犬八公達至高峰。<sup>116</sup>日本帝國軍事史學者 Aaron Skabelund 稱這種官方的義犬宣傳為「犬帝國主義」（canine imperialism）。<sup>117</sup>他如此評論日本犬與武士道的關係：

如此象徵性地利用日本犬去推廣忠心是無人能及。……  
日本狗以無條件地付出而獲特別關注。評論者不斷強調  
日本狗的忠心在全球狗類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牠們  
一世只會向一位主人盡忠。若主人死去，牠們亦會悲傷

<sup>114</sup> 松葉軒東井：《譬喻盡》，載自日本大辭典刊行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第2卷（東京：小學館，1972年），頁297。

<sup>115</sup> 《忠臣藏》本是元祿赤穗事件的劇本，有關赤穗藩47浪人為主公報仇的歷史事件。參竹田出雲：《假名手本忠臣藏》（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頁1-202。

<sup>116</sup> Aaron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87-170; Mayumi Itoh, *Hachiko: Solving Twenty Mysteries about the Most Famous Dog in Japan*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17).

<sup>117</sup> Skabelund, *Empire of Dogs*, 1-17.

而失去活力。牠們會為守護主人戰死。八公及其它日本犬一再被視作體現了武士道道德，就是武士對主公、人民對天皇的忠心。<sup>118</sup>

柳田國男稱讚這種「一代一主」的精神可在秋田犬身上發現。<sup>119</sup> 日人一直從義犬或忠犬身上尋找日本人的精神。於這個始於近世以義犬說武士道的論述在近代被借用鼓吹天皇制及軍國主義。近世義犬故事用於鼓勵對主公的絕對忠誠，明治至昭和前期忠誠的對象則已轉移至天皇及國家。

---

<sup>118</sup> Aaron Skabelund, “A Dog’s Life: The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of Animal Biography,” in *Animal Biography: Re-framing Animal Lives*, eds. André Krebber and Mieke Rosch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93.

<sup>119</sup> 柳田國男：《柳田國男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狐猿隨筆〉，頁321。

## 徵引書目

- 干 寶著，黃滌明譯：《搜神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山本常朝著，李冬君譯：《葉隱聞書》，臺北：遠流，2007年。
- 李汝珍：《鏡花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李治亭：《愛新覺羅家族全書》第5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祁連休：《中國民間故事史·先秦至隋唐五代篇》，臺北：秀威資訊，2011年。
-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吳春宜：《武士與武士道初探》，臺北：五南，2013年。
- 洪 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陶 潛：《搜神後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陳德述：《儒學文化新論》，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 陳 壽：《三國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
- 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黃俊傑：《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
- 蒲松齡：《聊齋志異·二十四卷抄本》，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
- 薛用弱：《集異記》，收於李昉著，高光譯：《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第5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竇維鑒：《廣古今五行記》，收於李昉著，高光譯：《文白對照全譯太平廣記》第5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 一之瀬正樹、正木春彥：《東大ハチ公物語》，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年。
- 大津市編：《新修大津市史·中部地域》第8卷，大津：大津市役所，1978年。

- 千葉省三編：《小学童話新読本・5年生》，東京：日本圖書出版社，1932年。
- 川内郷土史編纂委員會編：《川内市史》第2卷，鹿兒島：鹿兒島縣川内市，1976年。
- 小山直嗣、村山富士子：《日本の伝説》第41卷《越後の伝説》，東京：角川書店，1979年。
- 小佐佐學：〈日本愛犬史：ヒューマン・アニマル・ボンドの視点から〉，《日本獣医師会雑誌》第66號，2013年1月，頁10-18。
- 小佐佐學：《義犬華丸ものがたり》，長崎：長崎文獻社，2016年。
- 小佐佐學：〈「義犬」の墓と動物愛護史〉，《日本獣医史学雑誌》第54號，2017年2月，頁1-24。
- 小林玄章著，小林之原刪補：《丹哥府志》，宮津町：古賀精一，1939年，立命館ARC古典籍電子版，網址：[https://www.dh-jac.net/db1/books/mai32\\_12/portal/](https://www.dh-jac.net/db1/books/mai32_12/portal/)，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 下野敏見：《南九州の伝統文化II・民具と民俗、研究》，鹿兒島：南方新社，2005年。
- 山本博文：《殉死の構造》，東京：講談社，2008年。
- 山鹿素行：《士談》，東京：警眼社，1913年。
- 丸山二郎、山田康彦校訂：《今昔物語集・本朝》，收於黑板勝美編，丸山二郎校訂：《國史大系(新訂増補)》第17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37年。
- 中山太郎：《信仰と民俗》，東京：三笠書房，1943年。
- 中西芳朗：《伝説美談》第1卷，東京：子供藝術學園，1938年。
- 天野信景：《鹽尻》，收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3期第1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年。
- 太田資宗等編：《寛永諸家系圖傳》第1卷，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會，1997年。
- 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刊行會：《森鷗外》第1卷，東京：有精堂，1970年。

- 日本大辭典刊行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第2卷，東京：小學館，1972年。
- 井上翼章編輯，日置謙校訂：《越前國名蹟考·第三編·大野郡·坂井郡》，福井：中村興文堂，1902年。
- 水島尺草：《怪談と奇談：古今情話》，東京：信明堂書店，1919年。
- 平田篤胤：《古史傳》，收於平田篤胤著，上田萬年、山本信哉、平田盛胤編：《平田篤胤全集》第4卷《古史四》，東京：内外書籍，1932年。
- 平信範：《兵範記》，收於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21卷，京都：臨川書店，1980年。
- 平重道：《仙臺叢書》第1卷，仙臺：寶文堂出版，1922年。
- 永吉二郎：《日本武士道史》，東京：中文館書店，1932年。
- 永藤美緒：〈『今昔物語集』に登場する犬〉，《日本文學誌要》第57卷，法政大學國文學會：1998年3月，頁42-53。
- 未著撰者，長谷川端校注：《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55·太平記(2)》，東京：小學館，1997年。
- 未著撰者：《保元物語》，東京：勉誠出版，2005年。
- 未著撰者：《和泉志》，收於並河永編纂，正宗敦夫校訂：《五畿內志》下卷，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30年。
- 未著撰者：《播磨國風土記》，兵庫縣粟賀村：藤本政治，1921年。
- 未著撰者，馬淵和夫、國東文麿、稻垣泰一校注：《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7·今昔物語集3》，東京：小學館，2001年。
- 未著撰者：《明德記》，收於成島良讓：《続国史大系·後鑑》第6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904年。
- 江藤淳編：《日本の名隨筆76犬》，東京：作品社，1989年。
- 西川文仲：《讀史末議·卷上》，京都：竹苞樓，1875年。
- 西野古海編：《修身口授用書·卷之上》，東京：中外堂，1886年。
-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東京：平凡社，1985年。

- 全國東照宮連合會編：《披沙揀金：德川家康公逸話集》，東京：八木書店，1997年。
- 竹内壽庵：《越前名勝志》，收於大日本地誌大系刊行會編：《大日本地誌大系》第13卷，東京：大日本地誌大系刊行會，1914年。
- 竹田出雲：《假名手本忠臣藏》，東京：岩波書店，1959年。
- 貝原益軒：《西北紀行》，京都：茨城多左衛門，1713年。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電子版，請求記號：DIG-IBRK-10079，網址：<https://kokusho.niijl.ac.jp/biblio/100384553/20?ln=ja>，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 佐伯有義、植木直一郎、井野邊茂雄編：《武士道全書》第8卷，東京：時代社，1943年。
- 町田源太郎：《古英雄之悌》，東京：晴光館，1910年。
- 河井田政吉：《宮崎縣史蹟調查報告·東臼杵郡之部》第5輯，宮崎：宮崎縣教育委員會，1927年。
- 林述齋編，雄山閣編輯局新編：《大日本地誌大系》第37卷《新編相模國風土記稿》，東京：雄山閣，1933年。
- 林羅山、林鷺峰：《本朝通鑑》第3卷，東京：國書刊行會，1918年。
- 松浦靜山著，中村幸彥、中野三敏校訂：《甲子夜話》第2卷，東京：平凡社，1977年。
- 松浦靜山著，中村幸彥、中野三敏校訂：《甲子夜話》第5卷，東京：平凡社，1978年。
- 松葉軒東井：《譬喻尽》，載自日本大辭典刊行會編：《日本國語大辭典》第2卷，東京：小學館，1972年。
- 奈良本辰也編：《日本歷史地名大系》第36卷《山口縣の地名》，東京：平凡社，1980年。
- 岸具瞻、直江三吉編：《尋常小學修身科教授書》第2卷，金澤：益智館，1889年。

- 舍人親王等撰，小島憲之、直木孝次郎、西宮一民編譯：《日本書紀》第3卷，東京：小學館，1998年。
- 青山薰：《肥長電信錄》初編下，大阪：共和書屋，1877年。
- 青柳健二：《全國の犬像をめぐる・忠犬物語45話》，東京：青弓社，2017年。
- 青柳健二：《犬像をたずね歩く》，東京：青弓社，2018年。
- 虎關師鍊：《元亨釋書》，收於神道大系編纂會編：《續神道大系·元亨釋書和解》，東京：神道大系編纂會，2002年。
- 若林葛滿：《聖德太子伝図会》，東京：駿駿堂，1889年。
- 柳田國男：《日本伝説名彙》，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1年。
- 柳田國男：《柳田國男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98年。
- 神谷養勇軒編：《新著聞集》，收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日本隨筆大成》第1期第5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
- 荒木博之編：《日本伝説大系》第2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2年。
- 荒木博之編：《日本伝説大系》第9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2年。
- 荒木博之編：《日本伝説大系》第12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2年。
- 荒木精之：《熊本の文学遺跡》，熊本：熊本市觀光課，1967年。
- 高木敏雄：〈日本に於ける義犬塚伝説に就きて〉，《明治聖德記念学会紀要》第1卷，東京：明治聖德記念學會，1914年，頁119-132。
- 高木敏雄著，大林太良編：《增訂日本神話伝説の研究(東洋文庫253)》第2卷，東京：平凡社，1973年。
- 高島義則：〈井ノ口村義狗墓に就て〉，收於土佐史談會：《土佐史談》第51號，高知：土佐史談會，1935年6月，頁148-149。

根岸鎮衛著，長谷川強校注：《耳囊》下，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

鹿角市史編纂委員會編：《鹿角市史·資料編》第6卷，鹿角：鹿角市役所，1979年。

野崎左文：《日本名勝地誌》第3編《東海道之部下》，東京：博文館，1907年。

笛井秀山：《海陸道順達日記》，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1年。

菅江真澄：《菅江真澄全集》第10卷，東京：未來社，1971年。

森田平次：《加賀志徵》上編，金澤：石川縣圖書館協會，1937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712-32，網址：<https://dl.ndl.go.jp/pid/1227847>，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森脇紫逕：《青年修養と娛樂》，東京：富田文陽堂，1912年。

森鷗外：《阿部一族》，收於森鷗外著，伊藤整編：《現代日本文学全集7·森鷗外集》，東京：筑摩書房，1953年。

森鷗外：《森鷗外集》，收於伊藤整編：《日本近代文学大系》第11卷，東京：角川書店，1969年。

渡邊昭五編：《日本伝説大系》第9卷，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4年。

植山矢一：《細川藩士殉忠錄》，東京：四海書房，1938年。

菊池容齋：《前賢故實》，東京：雲水無盡庵，1868年。

菊岡米山：《諸國里人談》，收於日本隨筆大成編輯部編：《日本隨筆大成》第2期第24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年。

新編岡崎市史編纂委員會編：《新編岡崎市史》，岡崎：新編岡崎市史編纂委員會，1984年。

萩野由之編：《少年日本歴史読本》第7編《廻戸皇子》，東京：博文館，1911年。

奥村玉蘭：《筑前名所図会(活字復刻版)》，東京：文献出版，1985年。

- 遠山積之輔：《山野の花誌：滑稽奇談》，東京：朋來館，1888年。
- 遠藤總越、加藤桃蹊編：《芳譚》，東京：東京書院，1909年。
- 福井縣大野郡教育會編：《福井縣大野郡誌》下編第3卷，大野町：福井縣大野郡教育會，1912年。
- 箕作省吾：〈義犬記〉，收於磐溪子：《奇文欣賞》第1卷，京都：竹苞樓，1868年，頁20-22。
- 鳴臯書院編：《少國民·第5年(2)》，東京：鳴臯書院，1893年。
- 熊本市編：《熊本市史》，熊本：熊本市役所，1932年。
- 熊田葦城：《日本史蹟大系》第2卷，東京：平凡社，1935年。
- 熊倉勇：〈蛇の伝説〉，收於茨城民俗學會編：《茨城の民俗·第18号——蛇・竜の民俗特集——》，水戶：茨城民俗學會，1979年，頁108-109。
- 增補史料大成刊行會編：《增補史料大成》第21卷，京都：臨川書店，1980年。
- 賴山陽原著，大町桂月譯述：《繪本日本外史》，東京：博文館，1924年。
- 橋詰延壽：《安芸風土記》，安藝：高知縣立安藝高等學校生徒會，1960年。
- 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3·近世》，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
- 曉鐘成：《和漢今昔·犬之草紙》，大阪：河内屋藤兵衛等，1854年。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電子版，請求記號：304-021-002，網址：<https://kokusho.nii.ac.jp/biblio/100129493/>，檢索日期：2023年9月4日。
- 磯部武者五郎：《靈獸奇譚》，東京：學友館，1893年。
- 藤原千惠子：《図說浮世絵に見る江戸の旅》，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0年。
- 瀧澤馬琴：《椿説弓張月》，收於《古典日本文学全集》第2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

瀧澤馬琴：《南總里見八犬傳》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37年。  
瀧澤馬琴：《南總里見八犬傳》第10卷，東京：岩波書店，1937年。

鷹屋純芳：《古今類聚越前國誌》，載自福井縣大野郡教育會編：  
《福井縣大野郡誌》下編〈町村誌·北鄉村〉引《類聚國誌》，  
福井縣：福井縣大野郡教育會，1912年。

伊奴神社，網址：<https://inu-jinjya.or.jp/concept/>，檢索日期：2023  
年9月4日。

Farina, William. *Man Writes Dog: Canine Themes in Literature, Law  
and Folklore*. Jefferson: McFarland, 2014.

Hurst III, G. Cameron. “Death, Honor, and Loyalty: The Bushidō Ideal.”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0, no. 4 (October 1990): 511-527.

Itoh, Mayumi. *Hachiko: Solving Twenty Mysteries about the Most  
Famous Dog in Japan*.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17.

Josephson, Michael S. *Preserving the Public Trust: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ublic Service Ethics*. Bloomington: Unlimited Publishing  
LLC, 2005.

Kennedy, Deborah. “Englishwomen and Napoleon Bonaparte.” In *Women  
Against Napoleon: Historical and Fictional Responses to His Rise  
and Legacy*, edited by Waltraud Maierhofer, Gertrud M. Roesch, and  
Caroline Bland, 39-56.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007.

Kleinig, John. *On Loyalty and Loyalties: The Contours of a  
Problematic Virt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Koster, Shizuko O. *Hachi-Ko: The Samurai Dog*. Baltimore:  
PublishAmerica, 2007.

Meade, Samantha Amber. “Uncovering Editorial Voices: An Analysis  
of the Dog Stories in the *Taiping Guangji*.” Master’s thesis in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4.

- Morris, Ivan. “Yorozu, the Emperor’s Shield, 587 CE.” In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14-40. Austi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 Skabelund, Aaron. “A Dog’s Life: The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of Animal Biography.” In *Animal Biography: Re-framing Animal Lives*, edited by André Krebber and Mieke Roscher, 83-10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 *Empire of Dogs: Canines, Jap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mperial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tephens, Frederick G.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and Company, 1880.
- Visser, Marinus Willem de. *The Dog and the Cat in Japanese Superstition*. 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1909.